

## 有机会想在上海也开一家

## 再访孔卡家的美发沙龙



里约 社会

两年前,孔卡离开恒大后,携家人回里约购房定居,妻子葆拉心心念念的美发沙龙,在里约历史最悠久、规模最大的巴哈商场开业了。当时恰逢巴西世界杯开赛,未曾有人料到,有朝一日孔卡全家会来到上海、爱上上海,成为上海外籍运动员的楷模。

今天,在葆拉的邀请下,本报记者再访 Dessange 美发沙龙,又是一番别样的体验。

Dessange 是一家来自巴黎的连锁美发店,孔卡取得了在巴西的经营权。在 Barra 购物中心地下一层。两年前刚开业,这里的顾客还不是很多,今天再看,人来人往好不热闹。

男子剪发 100 雷亚尔(约210元人民币),女子剪发 150 雷亚尔,头皮护理 300 雷亚尔以上……这个价钱在当地算比较贵的。但 Dessange 主打的是专业牌,用的是高端理发沙龙系列的产品,哪怕是洗个头,椅子都带有按摩功能。

一进门,总监丹尼斯迎上前,问我是不是来自奥运大家庭,我告诉她,是葆拉介绍我来的。原来,美发沙龙同巴西奥组委签订了合同,奥运村里的运动员但凡有专业的美发需求,可以来这里。

在丹尼斯的建议下,我体验了一次头皮护理,当然可不是免费的,巴西劳动力还是比较贵的。

美发师鲍比拥有近 20 年美发经验,从洗头、护理到吹风,全程都由他一个人来操作,由于椅子有按摩,洗发时,我甚至差点打了瞌睡。一个多小时,丹尼斯的翻译都在边上站着看着我,问我要喝什么茶,问我需要冷水还是热水,对于我的问题有问必答。

丹尼斯告诉我,奥运会开幕后,来店里的中国记者很多,有美甲的,有理发的。值得一提的是,在丹尼斯的记事本里,还有一份

VIP 名单,数位大牌体育明星可以享受免费的美发服务。“这些天我们非常忙碌,就在今天上午,一下子来了 10 个奥运村的人,葆拉提早就雇好了一位翻译,专门为来自各国的运动员服务。”丹尼斯说。

在上海的时候,葆拉不止一次感慨,“我非常想念我的工作。”但是,夫唱妇随,为了支持丈夫的事业,她只能将沙龙交给丹尼斯打理。身在上海,心系奥运,葆拉通过远程摄像头,每天都会定时关心店里的动态。

阿根廷人和巴西人是一对著名的冤家。而阿根廷人孔卡在里约,却有着极好的名声。一天,车子经过弗拉门戈俱乐部,我问出租车司机,你知道孔卡吗?司机说,“他不是弗拉门戈的,他以前在弗卢米嫩塞,听说现在在上海,可惜巴甲联赛看不到他了。”还有一次在采访时,我遇到一名巴西记者,听说我来自上海,他立刻问我,“孔卡在上海怎么样?他刚来巴西时,我就采访过他了。回去后替他向他问好。”

人来人往的 Dessange 美发沙龙,连接着孔卡一家的里约和上海情缘,葆拉告诉我,“如果有机会,我希望在上海也开一家。”

特派记者 陶邢莹  
(本报里约今日电)

记者与总监丹尼斯(左)及美发师鲍比



## 总有种温暖让人泪流满面



柔道选手波波莱·米森加  
图 CFP



田径领队洛鲁佩



游泳选手尤丝拉·马尔迪尼



里约 场外音

里约奥运开幕,比金牌更刷屏的,却是难民运动员尤丝拉的故事。总有一种温暖,让我们泪流满面。

在新闻里,那些离我们甚为遥远的硝烟、死亡和逃亡,往往只是一组组冷漠的数字。而当他们走到我们面前,我们或许才能意识到,数字背后,是一段段曾经鲜活、美好的人生……什么也无法摧毁人们生活的勇气。就像尤丝拉在社交网站上说的:弱者总想着退却,勇者永不言败!

曼德拉曾说:“体育,拥有改变世界的力量。”而对于奥运而言,让每一个有资格参加比赛的人都能参加比赛,不让战乱击碎他们的梦想,就是维护人的尊严。奥运人文精神的一个原则就是向所有年轻人传递一种关爱、人性的提升,以及健康的体魄与人本该有的尊严。奥运的宝贵之处也就在于不分种族,不问国家强弱的爱和包容。运动从来没有国界,有了梦想,才有坚持下去的动力。

同一个世界,同一个梦想,愿无战争,愿无离别。

厉苒苒

## 五环映照下 梦想启航时

——里约奥运会难民运动员的故事



里约 幕后

昨夜今晨,里约奥运的赛场上,几位颇受关注的运动员先后登场。他们并非明星大腕,几乎所有人都在比赛中止步预赛;他们的脸上带着沧桑感慨,尽管年轻,却是有故事的人;他们的运动服上绣着奥运五环旗帜,他们所属的代表团有个特殊的名字:难民代表团。

因战火流离,被五环庇护,他们的故事让人动容。

## 为寻兄弟染头发

波波莱·米森加梳着一头小辫子,比赛时目光锐利,走下赛场却一脸和气。北京时间昨晚,亮相里约热内卢奥运会男子柔道 90 公斤级赛场,尽管成绩不佳,但对于他而言,站上奥运赛场,就已经完成心愿。“我在故乡的兄弟,已经多年没有他的消息,不知是死是活……参加奥运比赛,也许他们就能在电视上看到我。如果可以,希望能带他来巴西。”以手掩面,米森加泣不成声。

24 岁的米森加来自刚果(金),他与 28 岁的同胞约兰德·马比卡现居巴西。2013 年来巴西参加柔道世锦赛时,他们从队中逃离,在巴西落脚。尽管人生地不熟,生活一度举步维艰,但比起冲突不断、每天都有人在战火和贫困中死去的祖国,这里至少可以安身。“体育改变了我的生活,体育代表着希望。”米森加说。

马比卡自离开祖国后,便与父亲和弟弟失去了联系。比赛前,她特意染了一头银发,“这样更能醒目些。”和米森加一样,她也希望能借由奥运的舞台找到自己的亲人。

幼年时,两人在金沙萨的流浪儿

救助站接触到了柔道运动,一年多以前,他们在一家非政府组织的资助下恢复了训练。运动的快乐令他们暂时忘记了悲伤。如今,米森加和马比卡每周跟随巴西国家队训练 3 次。

## 游泳救命书传奇

北京时间昨晚,在女子 100 米自由泳预赛中,第二次在里约赛场亮相,18 岁的尤丝拉·马尔迪尼收获的是比第一次更热烈的掌声和欢呼。从浩瀚的地中海,游到里约奥运会充满热情的泳池,尤丝拉游过的是一条梦想之路。

2011 年,叙利亚爆发内战,尤丝拉的家毁于一旦。去年 8 月,她跟家人踏上逃亡之路。他们先逃到黎巴嫩的贝鲁特,之后坐船前往希腊莱斯沃斯岛。他们从黄牛手中高价购得到希腊的船票,没想到,原本只能容纳七八人的小船竟然挤上了近 20 人,出发没多久,船的引擎出现故障,船舱开始进水。船上一半多的人不会游泳,就在大家慌乱的时候,从小学游泳的尤丝拉和姐姐以及另一名会游泳的人跳进海水中,抓着绳索,经过 3 个多小时的挣扎,在波涛汹涌的大海中将船安全带到希腊莱斯沃斯岛。

在辗转来到柏林的难民营后,尤丝拉做梦都想不到,自己还能继续自己热爱的游泳运动,更想不到自己会出现在里约奥运会的赛场上。本届奥运参加多项游泳比赛,对她而言,成绩并非最重要的。“船翻的时候,因为会游泳,我捡了一条命,而今天,拯救我性命的游泳,给了我代表全世界难民站上奥林匹克舞台的机会!”尤丝拉说,“我想告诉大家,尽管你经历战争和苦难,也要相信自己,永不放弃……”

## “无用之人”成领队

难民代表团中,有 5 名来自南苏

丹的田径运动员,他们将参加径赛项目。这些选手已经离家 10 年左右了,现在在肯尼亚北部的一座难民营落脚。他们此前甚至不知道什么是奥运会,也没发现自己有跑步的天赋,训练让他们感受到了快乐。

23 岁的娜达·洛哈利斯和担任难民代表团开幕式旗手的纳西克·洛孔延,一年多前入选了训练营。训练营由肯尼亚著名马拉松女选手洛鲁佩创办,目的正是为了给难民们提供参与体育、参与奥运会的机会。耶什·普尔·比尔也是一年多以前才开始接触田径的,他有 28 名亲人死于内战,他希望在赛场上为逝去的生命奔跑。保罗·阿穆通·洛科罗曾经对难民营以外的世界一无所知,此次除了参赛,他还希望见到自己的偶像博尔特。

对于这些运动员而言,马拉松前世界纪录保持者,43 岁的洛鲁佩的名字代表着希望。

这是洛鲁佩的第四届奥运会,但这次她并非作为选手,而是难民代表团的领队。

小时候,村里的头人不想让她去跑步,因为她是女孩。而她的父亲不想让她上学,想让她去当保姆。洛鲁佩的父亲称她是“无用之人”,她最后却成长为一名伟大的长跑运动员。当训练组的男人们让她去做饭洗衣时,她说自己是运动员,不是女仆。

2014 年,巴赫向洛鲁佩提出一个想法,在里约奥运会上推出一个难民代表团。“人们像对待罪犯那样对待这些难民,我们需要尊重他们。”最终,她促成了这群特殊运动员的圆梦之旅。奥运村里,洛鲁佩在留言墙上写道:“通过体育实现和平和团结”。她要给那些没有国籍的运动员在奥运大家庭里安个家。

本报记者 厉苒苒  
特派记者 陶邢莹